



红蜡烛少年必读经典

梅子涵 主编

金银岛

“十五个人站在礁石上
哟嗨，来瓶朗姆酒！”
在水手的歌声里
正直的人们和凶恶的海盗
乘坐同一艘船
驶向埋藏着宝藏的
金银岛

罗·路·史蒂文森 原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关于本书】

少年吉姆·霍金躺在床上，梦见宝藏和海上历险，过几天这一切都将变为现实。他和朋友屈利劳尼乡绅、李甫西大夫一道乘帆船离开英格兰，到南方的金银岛上去寻宝。岛上的宝藏属于大海盗弗林特，虽然他死了，但他的海盗同党还在，这伙人都在觊觎弗林特的宝藏。他们中间有老瞎子皮龙，一个叫黑狗的人，还有一个一条腿的海员。吉姆等人和这群海上最危险的恶魔同船，开始了惊险刺激却危险重重的旅行，开往传说中的金银岛，展开了一场寻宝大冒险……

本书问世后，不仅少年儿童喜爱，成年人也同样难以抗拒它的魔力。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等地还在以各种形式演绎《金银岛》的小说情节，而2002年的好莱坞更是推出了《金银岛》的“30世纪太空冒险版”卡通版《宝藏星球》，在世界各地引爆新一轮《金银岛》热潮。





互写的经典灿然的二十一世纪

梅子涵

一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对于阅读的道理不是很懂的。该读什么？为什么？它们对你的长大有很特别的意思？你果然可以在这阅读间踏上了一条智慧和人品都优秀的路，渐渐地有了明亮起来的眼睛、活跃的想像，胸怀是宽宽的一直连接了很远处的边界通到世界，生命也诗意也优雅，生命的质量接近了期待的境界……一个人是孩子的时候，不会很明白这些。

这时明白的成年人就走了来。明白的成年人在他们是孩子的时候是聆听过指点的。那指点在第一刻就是阳光照耀般豁亮，后来真的照亮了一生，所以他们不愿意忘记了世代的相传，告诉你“为什么”，告诉“经典”才是永远的挑选，是抵达一生的境界、人类的境界的一艘最大的船，既游览了最妙风光故事，又乘风破浪，搭着它渡过海峡，便使你自己也不再是一艘特别小的船只了，精彩的远航的故事就写了出来，很多的人便心甘情愿地把你的优秀、你的成功也当成了“经典”来拜读，经典的书籍和经典的人生就这样相互书写相互孵育，人类历史过去的许许多多未来许许多多就是这样的这样澎湃洋洋洒洒地写出来的。

明白的成年人对你说的“阅读经典吧，孩子”本身就是一句最经典的相告，所以就不折不扣地聆听吧。

我也是属于那明白的成年人。所以我总是不愿意放弃了这相告的机会，在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室里，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在广播电台，在电视中。我相信有很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因为听见了我们的相告，桌上和书架里已经增添了些经典的书籍，经典的气息开始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他们的感觉，变成了精神间的语言，变成了心里的一条重新计划的路途……变成我们这个悠久民族二十一世纪里每一天都可以欣赏到的点点长进。真是特别意味深长。

现在你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这一套精致的经典书籍前。你可以翻阅一下。你会有些吃惊有些快活的。我这样地估计，所以我这样地推荐。这一个出版社从他们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的那一天起，就老想把每一件事情每一本书都做得对中国的孩子的未来能有意义，他们的确是恪尽职守，成绩灿然！

（梅子涵：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金银岛

第一卷

- 3 一、船长
- 7 二、黑狗
- 12 三、黑券
- 16 四、水手箱
- 21 五、瞎子皮武
- 26 六、藏宝图

第二卷

- 35 七、去布里斯托尔
- 39 八、“望远镜”酒店
- 44 九、火药和武器
- 49 十、航行路上



金银岛

53 十一、苹果桶里的秘密

59 十二、军事会议

第三卷

69 十三、岸上的冒险

73 十四、目击杀人

79 十五、岛上的人

第四卷

87 十六、放弃大船（大夫讲述）

92 十七、小船沉没了（大夫讲述）

96 十八、初次交战（大夫讲述）

101 十九、回到市寨（吉姆重新开始讲述）

106 二十、谈判



金银岛

110 二十一、进攻

第五卷

119 二十二、海上历险的开始

123 二十三、退潮

128 二十四、小船的命运

132 二十五、降下海盗旗

136 二十六、汉兹的下场

142 二十七、“八个里亚尔”

第六卷

151 二十八、被俘

156 二十九、又见黑券

160 三十、信守诺言



金银岛

- | | |
|-----|--------------|
| 165 | 三十一、 树下的骨架指针 |
| 169 | 三十二、 福林特的声音 |
| 174 | 三十三、 希尔弗下台 |
| 178 | 三十四、 尾声 |



第一卷



一、船长

十五个人站在礁石上——

哟嗨，来瓶朗姆酒！

脸上有一道刀疤的老头突然唱起了歌。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我会因为这个老头的缘故，而经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

“这海湾的风景不错，”他转身对我父亲说道，“开旅店很合适。客人多吗，伙计？”

“遗憾的是客人不是很多，先生。”我父亲回答说。

“那么，”他说，“我就住这儿吧，也许还得住上一段时间呢。我这个人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



金银岛



就可以了，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给……”说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到门槛上，“用完了就对我吭一声。”那口气严厉得像个军官。

他的性格非常奇怪，一天到晚不怎么说话。白天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出没在海湾和悬崖上；到了晚上，他就坐在客厅壁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

每天回来，他总是要问我有没有什么水手来过这里。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才问这个问题，但后来我知道他是想躲开他们。每当店里来了别的水手时，船长总要躲在门后把那个水手看清楚后才会走进客厅；而且，他会保持绝对的沉默。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要我注意一个独腿的水手，如果看到了，马上告诉他，并答应每个月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

可是，这四个便士的银币真不是好挣的。为了它，那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做过多少噩梦。只要是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吹得房子摇晃不停，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那个独腿水手就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每次都是不同形态、不同的可怕表情。他的那条独腿，有时从膝盖处断了，有时又是从大腿根处断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是从肚皮那地方长出来。我记得我做过的最可怕的恶梦，就是看到他虽然只有一条腿，

却轻松地跳过树篱和水沟，而我却怎么也逃不快。

船长性格古怪，而且脾气暴躁，来店里的人都怕他，不敢跟他计较。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会突然唱起他那首破歌。唱得高兴了，他就会一拍桌子，意思是让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听他唱歌。有时他还会强迫别人跟他一起唱。于是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嗨，来瓶朗姆酒”，声音大得似乎连房顶都要被掀起来了，因为人人都尽力唱得比别人声音大，如果谁的声音轻了，船长就会骂人。

不过，好像有一次例外。那也是他住在我们店里的最后一段日子了。一天傍晚，利维塞大夫给我父亲看完病，走进了客厅，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等他的马车过来。突然，已经被朗姆酒灌得醉醺醺的船长又扯开嗓子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十五个人站在礁石上——

哟嗨，来瓶朗姆酒！

管他魔鬼有什么花招，喝呀——

哟嗨，来瓶朗姆酒！

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其他人都见怪不怪，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是头一次听到，他非常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这



时，船长也渐渐地唱得高兴了，终于猛地一巴掌拍响了桌子。根据经验，他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听他唱歌了。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还在说话，和刚才没什么两样。而且每说两句话就飞快地抽口烟。

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恶狠狠地骂道：

“那边的人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是在说我吗，先生？”大夫问。

“不是你还有谁，混蛋！”那恶棍又骂了一声。

“我只想对你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朗姆酒，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流氓！”

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平放在手掌上，威胁说要用这把刀把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没动一下，还是像刚才那样侧脸对着船长，继续用刚才那种平静而坚定的语调说话，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好让大家都能听到：

“如果你不马上把刀子放进口袋里，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下次巡回法庭审判时一定把你送上绞刑架。”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嘟哝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你给我记住，”大夫接着说道，“既然我已经知道有你这样的人物在这里，那我一定会紧紧盯住你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有人控告你，或者只要我听到有人说你像今天晚上这样的举动，我会立刻把你抓起来，或者赶出去。我的话说完了。”

过了一会儿，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骑上马就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是生非，而且以后很多个晚上都很安静。

二、黑狗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一连串神秘事件中的第一件事就发生了。

那年冬天非常寒冷，而父亲的病更是越来越重，店里所有的活儿都落到母亲和我的身上，我们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是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一大早，船长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上楼去照顾父亲，我在楼下摆桌子准备早餐。忽然，客厅的门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长得又白又胖，左手少了两个手指，他也带着一把水手弯刀，可是看上去真不像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或者说不像是一名水手。

我过去问他需要点什么，他说要点朗姆酒。正当我想出去拿酒时，他却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打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孩子，过来，”他说，“走过来一点。”

我朝他那里挪了一步。

“这早餐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斜着眼睛问。

“哦，不，我不认识叫比尔的人，这是为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我们都叫他船长。”我回答说。

“是啊，”他说，“我们也都称比尔为船长呢。他脸上有个刀疤，对吧？而且这个刀疤在右边的腮帮子上，是不是？告诉我，我朋友比尔在哪儿呢？”

我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

“去哪儿散步了，从哪条路走的？”

于是，我便用手指了指那块岩石，告诉他船长过一会儿就回来。“啊，”他说，“他看到我一定非常高兴，就像看到酒一样。”

他嘴上说着“高兴”，可脸上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陌生人就像猫守老鼠一样，总在店内靠近门口的地方

走来走去，不时还朝岩石那边的拐角处看一会儿。有一次，我出了店门走到大路上，但他立刻叫我回屋。而且，我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他那苍白的脸上马上露出了凶相，命令我立刻进屋，还骂了我一句。可是我一进屋，他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还说他很喜欢我。

不一会儿，船长转过岩石那边的拐角回来了。陌生人立刻让我回到客厅里，又让我躲在他的身后，说这样可以给船长一个惊喜。我当时真是非常紧张，因为陌生人自己也似乎很害怕。

终于，船长迈着大步走进了屋，他没有往两边看一眼，就直接走到为他准备好的餐桌旁。

“比尔！”陌生人猛地叫了一声。

船长猛地转过身来对着我们，他脸上的表情简直恐怖极了，就像是看到了幽灵、恶魔或其他更可怕的东西一样。

“别紧张，比尔，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陌生人说。

船长沉默了一会儿，说：

“黑狗！”

“当然是我，”陌生人稍稍松了口气说，“正是从前的黑狗来‘本鲍将军’旅店看望老朋友比尔了。”